



厚积薄发 诞生于不可逆转的潮流

天津市和平区承德道12号,一排法国梧桐前,一座三层的灰色法式建筑临街而建,几条巨大的展览宣传条幅自上垂下,紧绷在楼体外墙上。远远望去,整栋楼宛如一个硕大的“盲盒”,不知会带来什么惊喜——这里是法国公议局旧址,如今转身成为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

作为全国首家正式注册的数字艺术博物馆,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2023年5月18日开馆至今,共接待超过16万名参观者。“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馆长金鹏骄傲地说,“博物馆只有三层,是一座历史风貌建筑,所以我们对参观者实行保护性限流,每天的参观人数控制在五六百人。两年时间能接待这么多参观者,基本是满负荷运营。”

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开馆以来,先后举办了“梵高的世界数字展”“天津数字文博基本陈列展”“飞天织梦·敦煌秘境——沉浸式艺术展”“寻喵启事——白俄罗斯稚拙艺术特展”等展览。博物馆运用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AI(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给参观者带来全新的艺术体验。在开馆大展——“梵高的世界数字展”中,六面高清大屏与墙面、地面紧密贴合,8个沉浸互动区域,展出了梵高一生创作的3000幅画作,这在传统博物馆中是很难实现的。参观者可以裸眼欣赏VR光画,光画,顾名思义,就是使用光来绘画的现场表演,在黑暗的环境中,光笔在画幕上描绘出梦幻般的唯美画面。画幕上的光也会呈现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消失。正因为会消失,所以人们会尝试着努力地记住它,把转瞬即逝的美留在心灵深处。

其实,数字艺术博物馆这种全新艺术展示场馆的产生并不是偶然,在此之前,数字艺术为了来到人们身边,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路。上世纪80年代,艺术家哈罗德·科恩创造了“数字艺术”一词,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数字工具的早期实验和计算机艺术。上世纪90年代,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艺术具备了最重要的特质——“可访问性”,数字艺术品可以是不同格式的,而且能够实现分发和分享。进入新世纪,数字艺术快速生长,涉及CG(计算机生成的图像)、VR、AR、算法生成艺术、三维建模,甚至

【热点追踪】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技与艺术向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如法国作家福楼拜所说:“越往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从山麓分手,回头又在山顶汇合。”在科技与艺术交汇的今天,数字艺术博物馆应运而生,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它们不仅展现了科技的无限可能,更赋予了艺术新的生命,让参观者在互动与沉浸中品味文明、窥见未来。

是区块链技术与NFT(非同质化代币)结合等领域。这些创作工具和媒介的迅速发展,让艺术家不再受限于传统的绘画、雕刻或摄影等艺术形式,而是能够创造出全新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体验。2024年首届中国数字艺术大展在杭州举行,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马锋辉撰文称:“数字艺术正迈向艺术实践的中心地带,并打通美术、设计、影视、建筑等多个学科,融汇当代艺术、数字科技、智能制造、视听工业、流行文化等方方面面,不断拓展边界。”

数字艺术的兴起带来了美育的新需求。而作为大众的、普惠的美育窗口,数字艺术博物馆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馆长金鹏视野宽广、思路清晰,“人类发展史上,文化与科技向来是同行的。比如说,印刷术出现了,书籍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受到人们的热爱;互联网技术出现了,短视频大量出现,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形式;现在AR、VR、AI等多种数字技术的门槛越来越低,而且DeepSeek(深度求索)等一些人工智能模型都是开源的。那么,数字艺术成为工具,深入到艺术品创作当中,是必然的,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对数字艺术有着天然的好奇心和亲近感。他们需要一个博物馆,去欣赏数字艺术,去体验、感受时代的变化,与这门新兴的艺术门类建立起现实生活中的连接。”

现在,国内已经有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北京沉浸艺术典藏博物馆、中国数字博物馆、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数字艺术分馆等多家数字艺术博物馆。而在国际上,英国永久性数字艺术画廊Frameless(无框架)、纽约永久沉浸式数字艺术馆Hall des Lumières(光之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沉浸式数字画廊”、澳大利亚永久性的数字艺术展馆THE LUME(亮度)等也都各具特色,早已为人所熟知。

从0到1 赋予博物馆全新的模式

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加强文物数字化保护,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藏一级文物等为重点,推进相关文物信息高清数据采集和展示利用”。国家通过专项资金支持和技术协作等手段,推动数字



百纳拼布技艺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发展到清代,满族劳动人民将旧衣布料剪成小块,拼接成百衲衣、子孙被等实用物品,并创造出了独特的满族拼布折角技法,从而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满族百纳拼布技艺。这项技艺在我市宝坻区小兰各庄的马氏家族中一代代传承着。2019年,在北京时尚设计界打拼多年的马晓光和钱俊如夫妇,决定一起回到家乡创业,两位设计师,一位精耕市场,一位专注满族百纳拼布技艺产品的设计生产,虽然创业过程中也经历了失败和风雨,但短短几年时间,他们就把老乡手里的这只“金饭碗”擦亮了,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乡土中诞生的非遗技艺与现代设计共同织就的艺术画卷。

年了,怎么又回来缝缝补补了?”他们都认为我俩大材小用了。关键还是人们看不出这手艺有多大价值。

记者:是不是从传承非遗技艺那天起,在时尚设计和产业结合方面,您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思路?

钱俊如:是的,还是要感谢天津美院的培育,再加上毕业之后我们在北京开办设计工作室,与大项目和大品牌的合作比较多,所以我们对时尚潮流和市场的认知还是比较充分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积累,我们在回乡进行二次创业的时候,其实是某种意义的“降维打击”。

记者:但是听说这次创业一开始也赔了不少钱?

钱俊如:因为家人反对,我们当时也作了一定的妥协,一开始我们利用北京的人脉和市场资源,在村里开了一家服装设计生产企业,然后就踩坑里了。我们在两年半时间里赔掉了200万元,把我们在之前在北京赚的第一桶金和贷款赔掉了。那时候正好碰上疫情,我是最烦恼的时期。不过那几年我并没有放弃以满族百纳

文/刘羽齐

文物资源库建设及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完善,为智慧博物馆的落地实施创造条件。

如今,全国博物馆数字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许多博物馆创新展陈形式,利用VR、AR等技术提升观众体验;三星堆博物馆的VR体验项目“寻觅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现场”,让观众沉浸式探索考古发掘成果;扬州非遗珍宝馆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展示雕版印刷技艺的历史演变;上海博物馆的“智慧导览系统”利用AR技术为观众提供个性化导览;中国国家博物馆试点上线“中华文明云展”,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全景三维建模等技术,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文明。

一方面,传统博物馆纷纷积极拥抱“云端”,开启数字化进程,另一方面,数字艺术博物馆正在探索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数字艺术博物馆是从0到1的存在,没有积淀也没有包袱。而且,思维方式也是全新的。传统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是基于展品考虑问题,是展品的数字化。比如说,一个军事题材的博物馆,展品都和军事有关,那它的数字化展示、体验,也一定和军事有关。数字艺术博物馆就不同了,我们是基于技术考虑问题,一切皆有可能。”金鹏馆长说,“数字艺术博物馆站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坐标上,有两个展陈方向,一个是‘品味文明’,另外一个‘窥见未来’。”

前不久,在天津市河东区棉三创意街区开幕的“飞天织梦·敦煌秘境——沉浸式艺术展”,就是由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团队原创的展览。这里的“原创”包括策展、数字艺术的运用、展览方式的确定等内涵。展览分为八个展区,展示敦煌的壁画、彩塑、历史发展、地理意义,以及敦煌作为丝绸之路重要城市为中西方带来的文化交流。展览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文物介绍、文物创造、文物保护。其中,以九色鹿为核心创作的交互作品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最为亮眼。九色鹿“跃出”壁画,带领观众瞬间“穿越”时空。

而与“敦煌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3年12月在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开展的“硅基未来·科创生成——科创数字艺术展”。展览展出了14件计算机生成的艺术作品,将计算机代码逻辑的严谨性与艺术的创造力相结合,通过前沿的生成式艺术作品,展示最新科技、算法、计



拼布技艺进行创业这件事。我是比较倔的人,当时这个项目还没有申报非遗,但是我觉得它是绝对可以发展的。我们一面干着服装加工,一面不断地为这个项目在试市场,我做出一些产品就在市场上试卖,当时都没有人跟我一起做,每一个产品都是我一针一线缝的,产量也不高。前三年都谈不上是生产,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不断地挖这个技艺,偶尔从工厂抽出几个人,跟我一起来试做。

而且,我们刚回家乡,对咱们本地的一些资源和政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也绕了很多的弯子。后来,我们打设计比赛“曲线救国”,连着获得了几个家纺设计界和纤维艺术的大奖,大家看到我做出来的成绩,看到我开发的产品越来越像回事儿的时候,就逐渐转变态度,开始支持我们创业。我们这时候才开始把所有经验和资源全部砸在了拼布产品上面,这才有了今天的这么一个可以大批量生产的状态,也得到了更多的欣赏和荣誉。

非遗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我要带它走向更大舞台

记者:为什么会考虑把非遗技艺融入装置艺术设计中?

钱俊如:将一个很传统的民间技艺产品化,就是要让它具有更丰富的功能,老百姓才会接受它。通过二次设计和创作,我们将技艺和艺术图案融入服装服饰里边,让产品的功能性丰富了。这之后我们又把产品继续升级为艺术品,设计出3米长5米宽的大型装置艺术,我们主要是想看看老家的技艺到底能被开发到什么程度,它的应用边界在哪里。之后,我们就带着这些作品去全国的各项比赛,并不是非遗类的单项比赛,而是高水平的综合设计比赛,我们就是想看看业界和市场的反馈。要知道,一旦我们的产品上市,它不是和其他非遗竞争,而是要在纺织品市场里,在设计产业里与其他产品竞争。2022年,我们的作品获得海宁家纺杯中国国际家纺创意设计大赛优秀奖;同年我们获得全国百福杯中国拼布创意设计大赛优秀奖;2023年获得中国国际纤维艺术优秀作品奖;今年,我们设计的“柿染百纳家居布艺”获得了第四届全国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一等奖。

窥见未来

算机程序等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将观众带入一个崭新的数字艺术之境。

本土化+艺术共创 创新艺术展品形态

数字艺术博物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机构,要想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实现本土化是关键所在,首先就是要契合本土文化语境。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数字艺术博物馆应当展览内容与当地参观者的文化背景、情感需求、消费习惯相契合,并且根据参观者的“精准画像”,设计出更符合需求的展览和体验。

2024年,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天津本地参观者当中开展调研,不断收集参观者的反馈。结果显示,在天津,游览数字艺术博物馆的主要参观者以年轻人和亲子人群为主,这与全国其他地区情况类似。但是,不同的是,天津的“银发一族”对数字艺术也相当感兴趣,他们对数字艺术有初步的认识,也乐于探讨。总的来说,天津的参观者更希望数字艺术博物馆为他们创造更多沟通、互动的条件,达到“好玩、有趣”的参观效果。

说到互动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想到,传统博物馆中参观者与专业人士之间、参观者与参观者之间的交流。而数字艺术博物馆的互动性,却突破了这些常规,参观者就是艺术体验的共创者。比如参观者佩戴设备进入虚拟艺术空间,伸手触碰即可触发动画。设备捕捉参观者的肢体语言,可以实时生成光影特效。多人通过触屏或体感设备共同完成一幅数字壁画,或在虚拟空间中协作搭建艺术场景,等等。

“互动性是数字艺术博物馆重要的特点,除了观展时候的互动,其他的互动形式也非常丰富。我们统计了一下,开馆以来,参观者在我们博物馆停留的时间,平均为3小时左右,这是非常难得的。”两年来的实践,让金鹏馆长在互动性这个问题上颇有心得,“我们馆围绕数字艺术开展了一系列的交流、研学活动,很受欢迎。与中国海洋博物馆还开展了馆际互动,参与者一天体验数字艺术,一天体验自然科学,增长了见识。”

今年,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上新推出了沉浸式剧本游《古堡谜案》。主创人员将博物馆内的数字艺术展陈与剧本游剧情深度融合,构建出一个虚实交融的元宇宙空间。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



我们相继跟一些品牌进行跨界合作。比如与柿染这项非遗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合作开发家居布艺产品,与国潮男装品牌贝勒府合作开发服装产品,我们还与餐饮品牌东塔驴肉合作,为东塔驴肉进行非遗主题的餐厅环境设计。我们除了给自己做非遗的品牌化开发外,也在跟其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交流,有合作意象后,我们就会帮他们做一些品牌化升级,从而形成共赢。

记者:您对这些非遗设计产品的市场定位是怎样的?

钱俊如:我们的定位就是中高端市场,我们不做低端产品。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你的产品卖那么贵”,可我愿这东西不卖、少卖,我也要把这个东西卖到高端的市场。我希望通过非遗带动手工经济和乡村经济,让非遗从业者们有钱赚,那首先就是让他的手艺人值钱。手工费用高,产品成本就会提高,我们会配套进行一个比较好的设计和包装,那最终的产品必然不会是小种几块钱包邮的产品。在我的店铺里,一个小小的茶杯垫,我们最低的情况下也卖30块钱一个。

其实,如果手工艺产品的设计和质量过硬,真是不缺少中高端客户,我们很多客户是定制产品的。他们愿意为好手艺和好设计花钱。

记者:从事非遗传承这几年的经历,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钱俊如:首先,我感谢我赔了的那200万元,虽然有点惨烈,但让我学会了俯下身,真正接触纺织品的一线生产,这个过程让我的精神上也得到了升华。突然发现,我在乡村带着一村子人一起干,这样才能让自己的事业做大。因为我从小到大在城市里生活,这几年身处乡村,我发现乡村除了风景宜人以外,乡村的人情、风土,都让我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以前我认为我玩的是高大上、国际范儿的东西,可是有了这几年的沉淀之后,我们会发现咱们中国的乡村隐藏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很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当你发现,城市经过一个阶段的飞速发展后,它如今已经不需要大规模地去改造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一批有经验的创意设计人员,应该把精力放在乡村,因为乡村可以更新的空间非常大,这种改变不只是发生在物质层面上,还有精神层面的。比如随着这几年我们工作的开展,周边的父老乡亲,他们渐渐认可我们做的这个事儿了。这种影响是潜移

手机、投影、触摸屏等智能终端一起登场,开启“数字搜证”的全新模式。这种创新玩法,让大家体会到了数字艺术跨界融合、跨界互动的独特魅力。

总而言之,数字艺术博物馆的互动性不仅是科技应用的创新点,更是“以观众为中心”的博物馆运营理念的落地。在本土化实践中,数字艺术博物馆需立足传统文化基因,以互动为桥梁,让观众在“触融”艺术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并传承文化的精神内核。未来,随着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脑机接口等技术的成熟,数字艺术博物馆互动性或将进一步突破物理限制,实现艺术、科技与参观者的深度共生。

探索与争论 关于未来的无限可能

木心美术馆副馆长徐泊在《美术馆数字化的审慎选择》一文中曾谈到:“沉浸和互动是不是只能依赖技术手段来实现呢?我看到很多的新媒体艺术展览,互动型的展览,观察那些观众,我会思考他们究竟是感官在沉浸,还是内心真正沉浸到作品里面,同时这种互动型的展览,究竟是跟形式作互动,还是跟内容作互动?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此,金鹏馆长有着自己的看法,“无论是体验技术还是体验艺术,生长就好,不用过分纠结、担忧,毕竟数字艺术博物馆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今后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国家在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产业融合、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等方面都出台了文件,这为数字艺术博物馆与其他领域的跨界融合提供了基础和方向。”

但是,略显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数字艺术品的收藏价值,仍然缺少行业评价标准体系。数字艺术博物馆在接纳、收藏纯粹的数字艺术品方面,存在一定难度。今年,佳士得拍卖行举行了首次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艺术拍卖会,集中展示了30余件作品,最终成交额超过72万美元。这一数字不仅体现了市场对AI艺术的认可,也反映了投资者对这一新兴领域的浓厚兴趣。然而,这场拍卖会并非一帆风顺。在拍卖前,超过5600名艺术家联合签署公开信,要求佳士得取消此次拍卖。公开信中指出,许多参拍作品是通过未经授权的AI模型训练而成,这些模型利用了版权作品来创造新的艺术作品。这一观点引发了关于AI艺术创作中版权归属和道德边界的激烈讨论。因此,艺术品市场暂时还没有完全接受数字艺术。

但无论怎样,如今人们已经可以从很多角度看到数字艺术品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在今年的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中,超过30%的作品涉及数字媒介、生成艺术或人机协作。这种创作趋势打破了传统艺术生产的单一主体性,呈现出“人类意图+算法生成+观众交互”的三元结构。央美实验艺术学院近年增设的“科技艺术工作室”,正系统地探索神经美学、算法伦理等前沿领域,标志着艺术教育从工具应用层面向认知范式层面的跃迁。

对此,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认为:“数字艺术品是具有前瞻性的,而且是无孔不入的,从长远看,它完全有能力成长为比传统艺术形式更有审美张力的艺术品门类,并得到大家的认可。在数字艺术发展过程中,关键是要把握它与传统艺术形式的‘平衡关系’,思考它的‘上限’在哪里?最终的位置在哪里?”



默化的,他们跟着我们的节奏,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有所改变。

我们现在选择把新的传承基地“小兰非遗创富工坊”建设在小兰各庄,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非遗传承首先要从我身边开始,我身边谁都不认可,又怎么说服外面人去传承呢?我第一步要做的传承工作,是让本乡本土人认识到他们手里有一个宝,认识到我们是端着“金饭碗”的。

记者:您目前有哪些非遗传承上的困难?

钱俊如:我们现在运用电商、线下展会、研学等方式进行宣传,但是我们夫妻不是市场运营出身,现在产品的销路还是窄。我们现在很难遇到一个特别懂文化的且有销售渠道的合作者。我又要开发产品,又要作宣传,肯定就没有精力兼顾销售,1个人毕竟不能干10个人的事儿,可是愿意留在乡村工作的年轻人又少,现在我们自己新建这个基地,后期会开设很多的课程,一方面来培养懂非遗且懂直播带货的年轻销售团队,另一方面也可以教授年轻人AI(人工智能)绘画或其他设计技能,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让一些优秀的乡村青年留在村子里就业。其实说白了,让乡村青年留在乡村、振兴乡村,关键还是要让年轻人能在村里赚到钱,能就业、能赚钱,他就乐意留下来。

记者:您接下来有哪些非遗传承计划?

钱俊如:简单说,今年我们就一定要使劲卖产品,能让村民通过非遗赚到钱,才是真正“打通任督二脉”了。此外,下一步我还计划做一个拼布技艺主题时装秀,投资会比较大,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实现,但是我会一步步朝这个方向努力,我想把满族百纳拼布技艺带到更大的舞台上。

